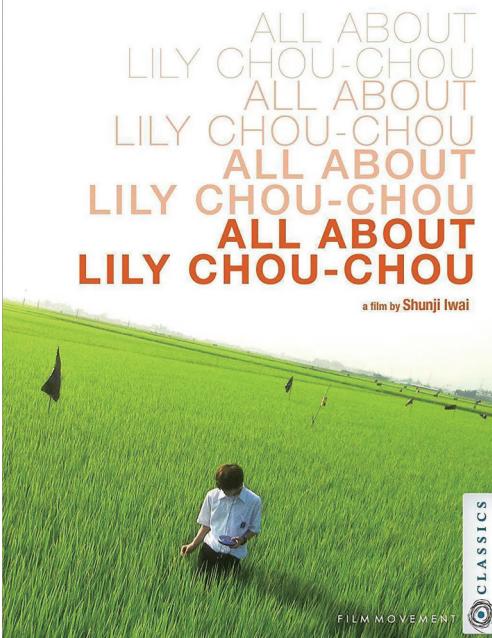




"One of the most haunting, viciously honest coming-of-age films."
-LA Weekly



迷茫之时，他们往往倾向于在自己构建的精神庇护所里，做一只沉默的蜷缩的蜗牛。一旦精神庇护所崩塌，结局可想而知。

谁的青春不迷惘

□南西

被誉为“青春片教父”的日本导演岩井俊二，毫无疑问，其作品的永恒母题即是青春。不论是代表作《情书》，还是《四月物语》《花与爱丽丝》《烟花》，或者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，岩井俊二总喜欢将镜头对准青春期的少男少女，演绎他们或纯真或叛逆或果敢或苦涩或清新或疼痛的爱情及友谊，构筑出其美学的另类维度——成长的孤独、自由的脆弱与现实的残酷。

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期，那是一段生理和情绪都发生剧变的难忘岁月。青春期少男少女变得敏感、羞涩、细腻、愁肠百结，有时却又自命不凡，甚至飞扬跋扈。因此，这一阶段的故事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素材背景。不过，要将每个故事都讲得出色、不雷同、引人入胜，讲故事的方式得常变常新。讲得好很容易得到共鸣，讲得不好也很容易沦为鸡肋烂片。在《情书》里，岩井俊二选择用书信作为连接青春回忆的核心介质。《四月物语》里，牵系剧情的是一家书店。而在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里，围绕情节开展的关键道具则是CD。

莲见和星野，是初中同班同学，两个人原是好朋友。品学兼优的星野，因过于优秀而受到同学们的妒忌。暑期，莲见和星野与一群小伙伴一起去冲绳旅行，回来后星野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他开始欺负莲见，凌辱女生，变成校园霸凌的小头目。

向内的莲见，只有沉浸在歌手“莉莉周”的歌声中，才能放松地做回自己。音乐成为逃避现实和治愈心灵的庇护所。他在业余时间，以菲利亚的网名构建了莉莉周的BBS。在这个有着共同爱好的虚拟世界里，大家畅所欲言，尽情宣泄着心底的秘密、不安和痛楚。莲见在BBS遇到一个名叫青猫的知音，两人的生活都不开心，于是互相安慰，彼此温暖，成为网络上的好朋友。

莉莉周出了新专辑《呼吸》，并准备举办线下演唱会。莲见和青猫约好在演唱会门口见面，见面的暗号是一颗青苹果。在演唱会门口，莲见意外遇到了星野，星野见莲见的票位置比较好，又霸道地抢过他的票，然后塞了一颗青苹果给莲见，嘱咐他等会如果有人找他说话就把青苹果给那人。原来，青猫就是那个让人痛恨的星野。莲见的心灵庇护所瞬间崩塌，这个青春的故事最终走向残酷的毁灭。星野为何从冲绳回来完全变了一个人？我们暂且不在这讨论，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影片中的背景音乐。

莉莉周新出的专辑《呼吸》，第一首歌名叫《Arabesque》（阿拉伯斯古）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近代“印象主义音乐”的鼻祖德彪西而作。

Arabesque原指阿拉伯的一种装饰风格，德彪西创作过两首钢琴小品《Arabesque》，因带有装饰的旋律，因而以《Arabesque》为标题来命名。影片中不时闪现一个女生在琴房里独奏《Arabesque No.1》（亦被译为《阿拉伯风格曲1号》）的镜头，清冽的琴音，上下跳动的指尖，行云流水，交织着梦幻与回忆的淡淡忧伤。

德彪西，擅长用音乐来写诗作画，营造出朦胧飘浮的意境感，让听众沉浸在一种似雾非雾的微光中，慢慢领略到来自灵魂深处的温柔、宁静和美好。

显然，岩井俊二是喜欢德彪西的，除了《阿拉伯斯古》，在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里，还能听到德彪西的《月光》，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。

当悠扬委婉的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响起时，眼前不禁闪现出一个天使般的小姑娘，那一头亚麻色的长发啊，在风里飞舞着飘动着。那不就是小艾琳吗？

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画过一幅名画《小艾琳》。画里的小艾琳，时年8岁，最广为人知的是她有一头亚麻色的头发。她安安静静地坐着，穿一身湖蓝色洋装，头上扎着一个同色系鱼形的蝴蝶结，一头头发蓬松地披散在肩上。眼睛明亮、乖巧，仿佛六月里清澈的湖水。

小艾琳，是当时法国一个有名的银行家的女儿。1880年，小艾琳的父亲找到雷诺阿，让他为小艾琳画一张侧身肖像画。画作完工后，小艾琳的父亲不满意女儿脸上呈现出来的忧伤，于是拒绝支付全款，拖了一年后才以原价的一半价格终了此事。

然而，有生命的艺术，往往正来源于细节。恰是这份忧伤，让观众对小艾琳产生了怜惜之感，那抹淡淡的哀愁带给观众更多美好的遐想。也因此，吸引了不少艺术家以小艾琳为素材，衍生出他们各自的艺术作品。比如法国诗人莱克特·德·里塞尔就为这幅画写了首诗歌《苏格兰之歌》。而德彪西的钢琴小品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，便是根据这首诗谱写的抒情歌曲。这首诗清新优美，让我觉得好似就是为长大后的小小艾琳而写：“是谁坐在盛开的苜蓿花从中/自清晨起就在放声歌唱/那是有一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姑娘/她的樱桃般的嘴唇美妙无双/在夏日明亮的阳光下/云雀的歌声在回荡/爱情在她的心中发芽滋长。”

可以说，纯粹恬静是德彪西音乐的主要特色，而这正好反衬了青春期的复杂情感。青春最大的疼痛，无疑是梦境般的美好被残酷的现实一点点扯破、击碎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孤零零挂在高处，胆战心惊而无法解脱。正如影片中大量采用了绿色、清澈的稻田、理发店里绿色的灯光、演唱会相见的暗号绿色的苹果……绿色，原是一种平静的色彩，它与德彪西的音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平和的表象下，暗藏青春躁动的情愫，反衬的力量如此巨大。谁知少年心？谁解少年忧？穿着一件白色衬衣，站在碧绿稻田中戴着耳机听CD的少年，看上去多么清澈、明亮。微微的风，吹起乌黑的头发，谁又会知道此时他们心中却揣着秘不可宣的痛苦，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却难以被人理解。迷茫之时，他们往往倾向于在自己构建的精神庇护所里，做一只沉默的蜷缩的蜗牛。一旦精神庇护所崩塌，结局可想而知。

看完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，心情颇有些压抑。影片带给我的思考是，当心有所困，不要自己一个人扛，而要学会向外求助。深深地吸进一口气，需要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这才叫呼吸。

陌生的爸爸

□刘剑波

我多想坐一次爸爸的车杠啊，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坐在爸爸的车杠上出诊，我坐得直直的，尽量把脑袋往上探，这样，爸爸就能把下巴领抵在我头顶上了。



我珍藏着一只老牛皮的长方形黑包，那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医生用的出诊包。它被时间侵蚀得太厉害，原先乌黑的包身已然泛白，沟壑纵横如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，边沿露出线缝，拎手的一头也已断裂。包内有夹层，能放不少医疗用品，听诊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，注射器肯定也会有，它与针头，酒精棉球和胶布等搁在一个收纳袋里。此外应该还会治疗一些常见病的药品，吞服的，或注射用的。对了，还有一把牙钳，因为出诊包的主人有时会給牙痛病的人拔牙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曾尝过它的厉害。那是一颗被蛀坏的槽牙，拔除它成了唯一的结局。我不记得是否打了麻药，但我记得冰冷坚硬的牙钳伸进我嘴里时我产生的恐惧，我本能地往后退让，躲避，可是为时已晚，牙钳已经攫住了那颗槽牙。接下来发生了令出诊包主人十分恼火的一幕。那时，出诊包的主人正处于人生的壮年，手腕格外有力，再坚固的牙齿，他的手腕都能对付。在他看来，拔掉一颗小孩子的槽牙，简直就是手到擒来。他没想到这个脆弱的小孩会拼命抵抗。他抗拒的方式是，当出诊包的主人有力的手腕攥着寒气袭人的牙钳开始操作时，这个小孩虽然无法摆脱牙钳，但他可以站起来，所以他便一下站了起来。这个孩子虽然还很小，但个头已经不小了，他站起来已经能够到出诊包主人的肩膀了，所以，当他站起来时，出诊包的主人只好举着牙钳了，举着的牙钳无论如何是不能把一颗牙齿拔下来的。出诊包主人喝令小孩坐



因为喜欢东奔西跑，也曾遇到过几位影星，感觉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，如果非要说他们有哪些不同，那就是他们比别人更宽厚、更有涵养与爱心。

三十年前的影星

□杨谔

经常在网络上刷到这样的视频：一些从没出过好作品的“影星”出现在某些场合时，粉丝人山人海，保镖前呼后拥，有人粗暴地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来，供影星畅行，令人反胃。基本上可以说：把排场做得越大者，于艺术上越没自信。30年前，因为喜欢东奔西跑，也曾遇到过几位影星，感觉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，如果非要说他们有哪些不同，那就是他们比别人更宽厚、更有涵养与爱心。

1990年，北京首次举办亚运会，我与几个朋友去看武术比赛，散场时看到了个儿高高的陈佩斯，他的光头在人群里一冒一冒。一位山东老兄悬赏说：“谁敢去摸一下他的光头，我付一个星期的饭钱。”安徽的张卫兄勇敢响应，趋前上，突然伸出手，闪电般地在陈佩斯的光头上摩挲了两下，并喊道：“你的头真亮！”惊诧莫名的陈佩斯没有生气，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顶，冲张卫淡淡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走了。

又有一回，是1991年底，启东盖力制药公司在广州召开工商联谊会，邀请了一批名演员演出，我那时在公司负责广告。一天中午，我与殷宏赶到餐厅时饭点已过，偌大的餐厅里只有一张桌子上有几个人。我俩上前去，一眼就认出了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渴望》女一号扮演者张凯丽。还有两位脸熟，但记不起姓名了，只知道她们一位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，一位是著名越剧演员。见我与殷宏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，凯丽便投来欢迎的目光。她那天化的是淡妆，亲切、贤惠、恬静、秀气，丝毫没有影星的架子，她与大家很随便地聊着天，就像邻居间闲话，她的脸上始终漾着温婉的笑容。

公司里有一位同事走过来想与凯丽合影，凯丽犹豫了一下，拿起已经放下了的筷子，用商量的口吻略带歉意地说：“还是不照吧？在这里照，吃相太难看了。”相没照成，同事便自嘲说：“我们都是你的影迷、崇拜者。”正埋头吃饭的我听了，用扁东土话咕哝道：“我可不是她的影迷。那个性格半死不活的角色我可不喜欢。”凯丽显然听懂了我的话，另两位演员也听懂了，她们同时向凯丽投去了询问的目光。凯丽若无其事地浅浅一笑，仍是那么亲切蔼然，她把一盆没吃完的菜往我与殷宏那边挪了挪，应该是有意的吧？

我与殷宏“慌忙”吃完了饭，胡乱地逛了一圈，下楼时正好与那个越剧演员搭了同一台电梯，她告诉我俩说：“许多影星、歌星，对迷得发昏的追星族其实是很不屑的。”

下，于是小孩只好硬着头皮坐了下来。然而，当牙钳再次准备发力时，小孩又站了起来，牙钳再次举起。这个场景不断重复着，出诊包主人已经怒不可遏了。他喝来两个大人使劲按住小孩，血淋淋的槽牙被牙钳扯了出来，扔在一个白色的搪瓷盘子里，小孩悲惨地大哭起来，作为对失去牙齿的哀悼。后来，当他长大了，他才知道，他是为自己失去的一部分——尽管是很少的一部分——生命的哀悼。

现在再来说说那只象征着时间的出诊包。出诊包有把手，如果去附近或不遠的地方出诊，它的主人会拎着它步行前往。倘是路途较远，出诊包的主人就会骑自行车出诊，而出诊包的翻盖会打开来，夹在车杠上，再扣上包扣。在乡间小路上，那只出诊包闪烁着黝黑的生命之光，那光给缺医少药的人们带来了贴心的安慰。在我遥远的记忆里，会出现一只狗。那是一只面貌有点丑陋、血统也很可疑的土狗，但是它对主人无比忠诚。当出诊包主人骑着自行车出诊时，它总是箭一般射向远方，然后停在道路的拐弯处耐心地等待。当自行车渐行渐近时，它又变成了一支箭（很多年来，这支箭一直呼呼作响地掠过我的梦境）。当出诊包主人入户诊疗时，它就会蹲在门外，守护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。我不知道自行车在它的眼里意味着什么，但主人在它眼里永远是至高无上的。我的童年拥有很多缤纷的画面，而出诊包、自行车、狗和照得道路发白的月亮是画面之一。我总是羞怯地叫出诊包主人爸爸，我并不知道“爸爸”的含义，但我知道小镇的孩子都会叫家里的男性大人爸爸，仿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我叫出诊包主人爸爸时不仅羞怯，还很犹豫，因为

我发现，那些被叫作爸爸的男人对他们的孩子都很亲昵，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坐在自行车杠上招摇过市，那些孩子得意地大呼小叫。在很多傍晚，那些爸爸还会让自己的孩子像骑马那样骑在自己的肩上，朝露天电影场走去。在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，那个孩子会一直骑在他爸爸的肩头。我多想坐一次爸爸的车杠啊，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坐在爸爸的车杠上出诊，我坐得直直的，尽量把脑袋往上探，这样，爸爸就能把下巴领抵在我头顶上了，爸爸的下巴领会搭得我哈哈大笑起来，而在前面奔跑的狗会一次次停下来，好奇地注视着我。有一次，我小声地央求这个被我叫作爸爸的男人，我对他说，我想坐坐你的车子，像那些孩子那样，坐在车杠上，我很想你带我出去诊。可是这个男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，好像说了这么一句“你没看我正忙着吗”，然后骑着他的自行车朝远处飞驰而去，跑在前面的狗不停地摇动尾巴，好像是对我的嘲弄，我的奢求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落空了，那么，骑在他的肩头去看电影这样的美事就更不用想了。跟别的爸爸不一样，这个我叫作爸爸的男人很严厉，也很粗暴，我从未感受到他身上的温情，我对他的陌生感就是在那时产生的。我当时有种简单朴素的认知，即让孩子坐在自行车杠上，并且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肩头去看电影的男人，才会是那个孩子的爸爸。可是，出诊包主人从未让我坐过他的自行车杠，也从未让我骑在他肩头去看电影，所以，这个男人并不是我爸爸，然而，我每天又得叫他爸爸。我的童年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。加剧这种陌生感的，是一次去东海部队看电影。每隔十天八日，位于小镇东南边的东海部队都会放电影，露天电影场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让我们羡慕的是，哪怕挤翻了天，解放军总是占据着电影场中央

最好的位置。那次我们全家都去了，因为去晚了，我们只好站在最后。前面的人不是站在凳子上，就是站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我们根本看不到银幕，我们能看到的，只是那些人的屁股。电影开演了，我听到了枪声，是一部战争片。我焦虑万分。我知道爸爸当过兵，爸爸应该认识东海部队的人，所以我央求爸爸，“跟他们说说，让我们坐到中间解放军那儿去。”这当然是我的错觉，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觉。一旁的妈妈笑了起来，“怎么说？你爸爸又不认识他们。”对妈妈的说法我很不服气，我怀疑爸爸并没有当过兵。我一直以为部队是爸爸的人生轨迹之一，要是爸爸没当过兵，那他是从哪儿来的？那天晚上我跑到银幕后面去看，可是银幕后面也站满了人。从银幕后面看，电影上的人的动作是相反的，比如右手握枪，会变成左手握枪，但我连左手握枪也没看到，我沮丧得差点哭了起来。

我一直想知道爸爸是从哪儿来的，他是怎么成为我的爸爸的。我一直想知道他从小到大的经历，比如，他小时候是怎么度过的，那时候的生活状况，时代风云又是怎样影响他的，还有，他是如何认识我母亲的，他的恋爱故事。比如，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，在从事什么。可是他从来不告诉我，给我的感觉是，没必要告诉我。也有一种可能，他不想触摸以前的伤疤。当然，我完全可以问他，可以呼灯小酌，酒酣耳热之际，请他聊聊以往。然而，我一次也没有创造这样的机会。现在想来只有痛悔莫及。究其原因，应该是我严重的心理障碍所致。在整个童年时代，我对粗暴的爸爸的恐惧一直横亘到他去世。现在当我怀念爸爸时，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他。我只了解那只出诊包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，我也了解那只冰冷可怕的牙钳，可是了解它们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


远山含黛 吴有涛摄

秋天的落叶、用完的电话卡、衣服的吊牌、来自远方的明信片，这些各种因缘际遇下得来的不是书签的书签，恰是岁月的书签，记取一个人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以及不同时期的心境。

岁月的书签

□江徐

调到办公室，工作清闲，每天中午不待在室内休息，喜欢去林洋路散步，计数路边纤小可爱的野花。

有些衣服吊牌，简直是天生的书签。买了一件茶服，吊牌上有个“禅”字，又有“洗尽铅华 返璞归真 绚烂之极 归于平淡 来美如斯”这几行字，将之插入《禅的行囊》一书，可谓相得益彰。但以为，禅是启发世人放下行囊，轻车简行，且行且感受。若如苦海拾贝，见一只，拾一只，人生如何不沉重？买了一件裂帛品牌的冬衣，吊牌上：压城的乌云、静卧的老虎、异域风情的女子，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意境。它让我想起张爱玲自称忘不了的一幅画：“沙上的天，虽然夜深了还是淡淡的蓝，闪着金的沙质。一只黄狮子走来闻闻她，她边拥着乳白的瓶，想是汲水去，中途累倒了。一层沙，一层天，人身上压着大自然的重量，沉重清淨的睡，一点梦也不做，而狮子咻咻地嗅了。”吊牌画面也是这种氛围，危险又文艺，神秘又静谧，看着看着，不觉失神。

林语堂著的《苏东坡传》中，倒有一枚正儿八经的书签——高在心竹叶书画，优美修长的竹叶，一面，苏东坡画像与他的一阙《赤壁怀古》；另一面，清代书法家李东阳题于拾叶斋的咏菊诗，读来颇有关风度：秋窗闲却凌云笔，自写东篱五色霞。那会儿我在新能源企业上班，也是秋天，跟随公司内刊采编部去虞山尚湖采风，从景区购得这组文化气息浓郁的书签。浮云一别，流水十年，塑封的书签不曾褪色，当年的明月亦不曾忘却。那时精力充沛，每天骑半小时的车去上班，千十二小时的活，再骑半小时的车下班。春天的夜晚，下班骑车路过红灯绿酒的街景，路过和平路上开花的白玉兰，路过门口倚着长发短裙女子的美容院。会因为一份期待，将车骑得飞快，还默数行道树的数目以便忘却时间（不知这种想法从何而来），后来凭一篇获奖征文被

她欲说还休的心情？

还有几枚自然主义的书签。从外婆家老井内壁折得的一根蕨类植物，带回插入书里。随风飘落肩头的银杏叶，插入苏轼集，覆着一句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。三四年过去，叶色仍呈黄色，只是暗淡下去。《板桥家书》中躺着一匹草马，那是楼下一位老人闲坐檐下，用脚旁花池里山麦冬的细长叶编织而成，见我喜欢，便送给了我。又或者，看见路边躺着一片香樟叶，泛黄，一抹酒红，叶上疤痕像一个古人独立船头，遥望新月，细细品之，很有“半江瑟瑟半江红，露似珍珠月似弓”的意境。这是大自然，也是冥冥之力赠予有心人的惊喜。

我所稀罕的，不是完美无瑕的人事物，而是人事物物的残缺与瑕疵。那些独一无二的残缺或瑕疵，赋予人与物独特的性情。山是山，水是水，事物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，是人的认知与情感赋予其意义。有意思，便有意义。秋天的落叶、用完的电话卡、衣服的吊牌、来自远方的明信片，这些各种因缘际遇下得来的不是书签的书签，恰是岁月的书签，记取一个人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以及不同时期的心境。

那天，我只是随意将葫芦叶插进书页，再翻开时，发现那一页上有两句诗深得吾心：“闲门向山路，深柳读书堂。”生命里有一些东西，曾经有过，再也不会有了，还有些东西，只要有了，就会一直拥有。